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一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人啟事

賈秀詛（乳名二兒）興縣五區白家溝人，四零年參加決死四縱隊十九團，四一年三月在衛生部工作，以後無消息，見報後望速來信，知其下落者亦請函告，信寄興縣二區區公所轉賈厚爺。

閻偽軍畏罪逃竄 五台定襄全境解放

（本報訊）晉北我軍民反擊自衛戰勝利開展下，盤據五台之閻偽軍，畏懼人民聲討，於十七日逃至定襄，十九日又自定襄全部逃至忻縣。現五台、定襄全境已獲解放。

呂梁軍區發言人 警告進犯軍立即撤退 否則我將作有效的自衛反擊

（本報訊）呂梁軍區發言人，頃揭露閻錫山聯合日偽軍無止境進攻侵佔解放區、破壞和平之罪惡行為，並警告閻軍立即從侵佔地區全部撤退。發言人稱：自五月中旬以來，閻錫山分了三個作戰階段，向我晉中解放區作連續性的大規模進攻，動用兵力三萬以上，爲期達兩月之久。第一階段，閻自稱爲「清太徐縣防作戰」，兵力約六千餘人，由七十一師師長沈瑞指揮，出動部隊番號計有：七十一師二一一團、偽暫編九縱隊三團、徐清偽保安十七團、清源偽八縱隊、清源幹部團，自五月十五日開始，至五月二十八日，先後將我清（源）太（原）徐（溝）解放區大部攻佔，我清源縣政府會於一十七日閻軍奔襲小東社時，遭受重大損失，今佔我重要村鎮北格、南北流潤、辛村、東西落寨、武家堡、邵村（以上太原縣），西谷、東西穆家莊（以上清源縣），南尹、趙家堡、董家營、莊子村（以上徐溝縣）。第二階段，爲進攻文交解放區，共出動兵力五千八百人，內有日軍一百名，由日軍駕駛汽車二十二輛，坦克三輛，裝甲汽車三輛，由四十九師師長趙世鈴指揮，向我進攻。自六月五日開始後，會遭我軍有力打擊，至十二日，閻日偽三千餘，以步砲飛機坦克猛撲開柵，我守軍英勇自衛，激戰四十小時，打退進犯者五次衝鋒，予頑軍以重創後，始於十三日下午撤出，現文水之北徐村、孝義鎮、開柵鎮，交城之郭家寨，仍爲閻偽軍侵佔。第三階段，爲大舉進攻我汾文平川，據繳獲之閻軍文件內稱：「晉省全境自六月二十日開始向共軍總攻擊」，其決心鑽大內戰之陰謀已暴露無遺，此次進攻使用兵力之大，空前未有，包括十一個團，一萬五千餘人，計三十七師一一一團，四十四師二團，四十六師一二兩團，七十一師二一一團，七十三師二一九團，暫編八、九、十縱隊之三個團，工兵二十一團、二十二團，直接指揮者爲三十三軍軍長趙承綬、三十四軍軍長孫楚、暫編九縱隊隊長楊誠、七十師長劉效增等，由汾陽、孝義、平遙、文水出動，向同蒲路平汾支綫及太汾路兩側解放區進犯，自六月二十日至六月底，一度爲閻偽軍佔之較大村鎮，即有三十三處之多，直至今日，汾陽之仁岩、冀村、羅城、協和堡、峪口、宏士、三泉鎮、趙家莊、義安、望春，平遙之左家堡、鋪浦，孝義之下堡鎮、下莊、曹村、桃園堡，尙爲閻軍槍糧抓丁出擾之據點。發言人繼稱：「閻錫山早已破壞了與我軍訂立的停戰協議，此次又在晉中平川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我們雖屢次呼籲執行小組制止閻軍進犯行爲，但因閻錫山毫不顧及人民要求，多方破壞，此種情勢，已逼使我軍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發言人嚴正聲明：如果閻軍不立即從停戰令後所侵佔之村鎮全部撤退，並賠償損失，則我軍爲了保衛晉中平川六十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將立即採取有效的自衛反擊，將進犯軍完全驅逐出去。

犯我文、汾平川閻軍 放火焚燒群衆麥場

在清太徐抓走壯丁二千餘人

（新華社離石二十一日電）閻軍侵佔晉中平川後，瘋狂抓丁搶糧，僅清（源）太（原）徐（溝）三縣，據不完全統計，即抓去壯丁二千餘人，當即補充到各部隊內，擴大內戰實力。至於被閻軍強迫修築碉堡工事之民伕，每日不下五六千人。閻軍同時在平川大肆搶糧，並撒騙動員其部下說：搶糧是生死鬥爭。名義上雖規定每兩銀徵糧兩石二斗至三石，實際上是無限度的徵要，文水北徐村是一個二百多戶的村子，即被強徵一千零十六石一斗。如不能按時送到，便到各村去搶，本月七日，閻偽軍在米家莊一帶，即搶糧百餘石，八日文水閻軍在明陽村搶糧萬餘斤，不能搶走的，即行焚毀，企圖餓死我解放區人民。汾陽韓家垣剛上場的麥子，大部被閻軍縱火焚燒，羣民望着烈火嚎叫，又遭毒打。閻軍更喪心病狂大肆屠殺我軍隊與地方工作人員，清源西谷村村幹部民兵及家屬八人，全遭活埋，在文水縣武委休養之我軍病員四人，亦於六月二十七日遭閻軍槍殺。

向晉南瘋狂進攻之蔣軍 遭我堅決抵抗遭受重創

（新華社陽城廿日電）自本月三日起，國民黨軍八師之衆，分路猛犯晉南解放區，侵佔了聞喜堰掌鎮、侯馬、芽津、張店、水頭等大小城鎮鄉村三百餘處。蔣軍的瘋狂進攻已遇到八路軍堅決抵抗，八路軍於十三日收復聞喜東南之堰掌鎮。在此役中，蔣軍三十一師之九一、九二兩個團被殲。但蔣軍仍進攻不已，十五日，在聞喜城東南之冕、如意等地與八路軍激戰，蔣軍一六七師的一個團又被殲傷八百餘人。十六日侵佔水頭車站之蔣軍向北猛犯，八路軍起而自衛，殲滅蔣軍新二師一個營，蔣軍死傷三百餘人，放下武器者四百餘人。現各路蔣軍仍在繼續進犯，戰事仍在日益擴大中。

又九日：安陽蔣軍第四十師一個團，[illegible]安陽北馬家莊，並繼續向大念劉進犯，我被迫還擊，將其全部擊退，進犯[illegible]

（新華社陽城二十日電）「蔣軍從那裏進攻，把他消滅在那裏！」晉南解放區人民正悲憤的唱着這首歌子，各鄉鎮連夜支援自衛前綫。七日晚，翼城翻身農民聽到蔣介石背信進攻晉南後，全村氣憤得不能入睡，當晚即舉行緊急會議，自動組織担架七十付，翼城、絳縣、曲沃、沁水等縣羣衆組織担架一千付，開赴前綫。自願參加運送糧食彈藥的羣衆，僅翼城一縣即達三萬餘人。各縣民兵亦重新拿起武器，紛紛開赴前綫。

> 蔣軍從那裏進攻，把他消滅在那裏！
> ——晉南人民支援自衛前綫——

徐溝參戰隊襲入王答 俘獲閻偽特派員等 懷仁偽軍出犯被我擊退

（本報訊）近日閻軍頻繁出擾：一、晉中平川文水閻軍七一師沈瑞部現向我文水南之石永鎮、永樂村、寄谷莊、欒家莊、武村、南北武度、百金堡等十餘處，每日出擾搶糧，平均每次兵力八百至一千左右，夜晚出發次日返回，並配有重火器及日軍。據初步統計羣衆已損失糧食十餘萬斤，傷亡七人，二人被俘刺死。同時徐溝西北十餘里之東穆家莊偽「愛鄉團」卅餘竄至長頭村搶糧。現上述各地我軍已展開護麥鬥爭，不斷予搶糧之閻軍以打擊。徐溝西北數里之王答村閻軍召開羣衆大會進行欺騙宣傳時，參戰隊襲入將其縣教育科長、特派員等以下十一名全部俘獲。二、晉西南犯我汾陽解放區之閻「愛鄉團」及四十五師連犯我後王堤、馬家寨、毛家上莊、老峯山、五龍溝、中村、北村（均在汾城西北）。又於十日犯我勍香鎮（汾城西），被我擊退後又聯合[illegible]團（汾城西北）閻軍共二百餘再犯我勍香鎮，我因地形不利予進犯軍重大殺傷後，撤至鎮外。三、大同[illegible]近一星期[illegible]窰子等附近村莊出擾達二十三次，每次計兵力一個營左右，燒殺搶掠無所不爲。據[illegible]仁三十八師步兵部（原偽省防五軍改編）三團於十五日分兩路進犯我[illegible]疃河、宋家，在我軍反擊下[illegible]

晉中閻偽調遣頻繁

（本報訊）近來各地閻偽調遣頻繁，原駐臨汾之六九師二〇九、二一〇、二〇六兩團於五日北經介休七日開至平遙，共二〇七團及師部亦準備日內北開，侵據我仁岩、冀村之偽九縱隊大部於六日北開文水，九日由平遙經城子村（文水南）開仁岩閻四六師三百餘；十一日清源北開汽車五輛滿載麥子，後又有汽車兩輛，[illegible]清源。

國民黨飛機 連日竄擾集寧等地

（本報訊）歸綏往日均有兩次運輸機往返。同時集寧等地上空，國民黨飛機活動愈見，十一、十二兩日早七時各有兩架沿集寧城偵察後向東逃去。

晉綏野戰軍 組成抗屬慰問團 分赴晉綏、冀中兩地工作

（新華社集寧十九日電）晉綏野戰軍頃組成兩個抗屬慰問團，分赴晉綏及冀中，該慰問團任務爲了解地方優抗情形，並協助當地政府解決抗屬困難。慰問代表係由幹部、戰士中民主選舉，他們攜有大批慰問信和家信。冀中抗屬慰問團，已於十一日抵張家口。（方）

河南鞏縣 蔣軍一師反內戰起義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據六月十八日民主報載西安航訊：駐防河南鞏縣之國民黨軍三八軍五五師全體官兵，於五月十五日在該師孔從周師長率領下，舉行反內戰起義，開抵正與[illegible]於豫陝交界地區。該師原屬西北軍楊部，後爲國民黨當局區三八軍張耀明指揮，駐豫西[illegible]。日本投降後，即奉命向中共豫西地區進攻，嗣以該師官兵堅決反對而未果。旋於今春被迫南調，國民黨當局即以整編爲藉口，予以削弱，師長孔從周亦被[illegible]爲副師長，復命開赴[illegible]，並衝令附近國民黨嫡系部隊重重包圍，企圖[illegible]，再度[illegible]後，重新驅赴內戰前綫。[illegible]不甘屠殺自己同胞，乃擁戴孔從周師長領導，舉行反內戰起義。

行署召集各機關代表

統一步調發動治油汗

交流了具體經驗，開始突擊

（本報訊）行署於本月二十日召集興縣大川十餘機關代表，座談滄川機關、羣衆洗治油汗情況，交流經驗。行署秘書長達成同志特號召滄川機關應統一步調，除以少部分力量，洗治本機關棉田油汗外，尤應組織機關人力推動幫助羣衆也治，各機關的駐地工作應以此爲當前緊急的中心任務。行署特以滄川機關羣衆洗治油汗的典型示範，掀起全邊區的撲滅油汗運動。會上並具體決定：一、在進行中，如村幹部、羣衆有思想障礙，應根據情況，對幹部羣衆耐心的進行算賬教育、科學教育。特別應先打通村幹部的思想，採用實驗、參觀等等辦法，突破一點推動全面。二、由於治理方法欠妥，不少棉田油汗治死後現又滋生新油汗，實應普遍推廣興縣縣政府及後勤部的治療方法：興縣縣政府實驗用煙袋辣子水洗棉苗，只能暫時生效，要根絕油汗，須將煙葉（以當興煙廠從臨縣買來之小煙最好）碾成細麵，然後用開水泡起蓋住幾個鐘頭（目的在保存勁氣，不使揮發），水涼了就可以洗，因洗後煙葉粉附在葉子上晒乾也不脫，油汗不再發生。後勤部用一斤煙葉子、三四兩辣麵、一塊肥皂、泡上五六十斤水悶涼後洗效用也大——經研究，肥皂在減油汗上無大作用，但它能使烟葉水黏在葉子上，使油汗不易再長。三、發動羣衆不能強迫命令，如羣衆一時不易接受，可由機關把治油汗的水，用甕放在棉地裏，發動羣衆自由揹去實驗。抗屬或貧苦農民願意洗而無錢購買煙葉等材料時，機關可先購買發給，以後再向行署建設處報領錢。四、督羣衆洗棉苗時，注意勿將煙葉水洗在花上，以免影響花的發育，洗時要細心逐葉的洗，勿使花掉了。五、本週爲突擊洗的時間，除各機關負責幫助本駐村及附近村莊以外，服務團與會訓班學員停課數天，帶上材料到高家村、趙家川口一帶幫助羣衆洗。一週後各機關代表仍到行署集會，總結此次經驗。（濤）

打通幹部思想以後

興縣市油汗大部消滅

（興縣訊）溝通幹部思想後，城關二百九十畝棉苗上的油汗大部消滅。本月十日晚在東北關幹部會上研究治油汗的辦法時，部分幹部都存在着「等天下雨就沒了」的思想，不相信人工洗治法，以爲不但白費人工，而且小孩婦女到地裏把地踏成石板，踩壞莊稼，還不如不治好。後來檢討，人工洗治無效的主要原因，是幹部去年就未接受洗的辦法，今年開始洗，又是粗枝大葉的應付，用刷子沾煙葉水在棉苗上簡單刷一下就延了，結果不頂事。接着領導上又介紹了縣府指示中指出的辦法及二區高家村用小煙辣角泡開水的辦法很有效，幹部們才相信了，分爲三組認眞進行實驗，除少數兌水太多的，殺不死油汗或煙辣角太多的損壞了葉子外，其餘都試驗成功。十四日遂動員完小及合作社婦女共八十餘人，兩天之內，將城關所有棉苗油汗大部消滅。洗時農民李多壽不信，也不準備煙葉水，村主任分了一十人先將他的地洗完，第二天治好了，他高興的說：「如今的政府步步都爲人民。」（蔡廷法、馬凌）

馬羅場幹部說服群衆

搶時間鋤地打卡治油汗

（本報訊）臨縣馬羅場村幹部，教實全村婆姨小孩，抓緊時間打卡棉花治油汗，抽出男人鋤地。起先有的羣衆認爲：「麥子割

營生不要堆在一起

完了，棉花現在打卡還不算遲，不用急」誤不下。一有的說：「油汗不厲害，起來的也快退啦！」村幹部針對這種情況，就和羣衆細盤算：全村六百畝棉田，連鋤帶打卡共需八百個工，一百餘畝山藥，三百多畝穀子都當緊鋤啦，又需三百多工，以全村四十七個勞動力計算，要二十四、五天才能鋤完，翻麥田、鋤黑豆、雜田還沒算在內。羣衆一想：對着呢，還兩天營生堆在一起，務也務不過來。接着村幹部就動員治油汗，經過醞釀後，決定用幾個晌上，先把山藥趕着鋤過，各人檢查自己鋤過棉苗，有油汗就動手準備煙葉水治，棉苗大的先打卡再鋤。第二天村主任李樹林先和他的婆姨把自已起油汗的棉苗用煙葉水洗了，接着劉文錦、高金玉也和婆姨、小孩上地洗油汗，這一來全村十幾家老少男女都提上罐子用煙葉水洗油汗。同時鋤的鋤、打卡的打卡，全村熱火地行動起來。從七月十一日起五天當中已經打卡過和鋤過三百畝棉花，山藥都完全鋤了出來。（谷耘、張魯山）

牛心會村換地變工

抬架夏鋤兩不悞

（寧武訊）五區牛心會行政村，在夏鋤搶種中，正值我軍解放軒崗等重鎭，轉運站不斷需要担架。爲解決人工問題，羣衆即民主討論，決定拂曉上地搶種，早飯後準備抬傷員，如服抗勤的人，地離村遠，和未服抗勤的人實行換地變工搶種夏鋤，在村子附近做活，一聽鈴就跑步回村。爲避免鄰村浪費人力，規定三付担架以上者可讓鄰村派人來抬，以下者由本村轉運，如要担架，提前通知。村裏每天還派三五個不勞動的老漢，專門負責招待傷員，馬上要走的慰勞他們煮熟的雞蛋，住宿的招待食宿。這樣傷兵轉運走了，全村一百二十餘畝地也沒誤搶種，目前，全村羣衆正繼續一面緊張的進行夏鋤，一面到前綫轉運傷員和公糧。（張正柱）

交城小濟溝

實驗治猪病小方

（交城訊）二區小濟溝行政村各自然村發現許多猪全病，一得病就不能吃食，全身發熱發抖，漏叮亂跑，三四天即死。這種病經村幹部和羣衆研究出如下的治法：一種是用剪刀把猪耳朵剪開一寸，猪尾巴剪掉一寸，再用針在四蹄蹄夾間刺破出血，一種是用燒紅的火鏟在腦心上燒一下，燒到肉皮出來爲止；一種是用白礬水灌猪，小猪要灌白礬水一錢五分，大猪可灌五六錢。另一種猪只有不吃食病，大猪可喂三兩毛硝，小猪喂二兩，採取上述諸辦法已治好病猪不少。（武如英、折拴柱）

神府縣聯社

集訓紡織指導員

一面研究一面實驗　實行分紅提高熱情

（神府訊）爲及早準備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羣衆紡織運動，加強紡織的技術指導，聯社特於上月二十八日召集全縣各區紡織指導員集訓一個月。學習內容有二：一是總結以往紡織工作，交流經驗，研究技術，改進辦法。一邊講一邊在一架快機與一七七紡紗機上輪流實驗織布紡綫，計劃一個月內要學會織好土布，試織子，紡經綫，斜紋、斗紋、花格布和手巾等，現已開始試驗染和煮紗綫。另一是加強思想教育，使各指導員，克服過去不誠意教導別人的思想，貫徹爲羣衆服務的精神，並讓讀報、識字提高文化。爲鼓勵學員的積極性，並做到公私兼顧，集訓期間實行分紅制，民主評定各人技術好壞，按產出成品給以分紅獎勵。預計實驗中除分紅外，還可自給十人的伙食。（賀長光）

受過八路軍的教育

劉鼎有由懶變勤

劉煥卿從閻軍回來遊手好閒

（臨縣訊）下弟頭村劉鼎有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母親死後沒人管教，自小不好好生產，有空就賭博，一說話三瞪眼，羣衆都不滿意他。去年劉鼎有當了八路軍戰士，到今年三月因殘廢復員下來，羣衆去看他時完全變了，說話態度總是和和氣氣的，回村後他積極生產，除了種自己的地，夏收中又打忙工收麥子，劉鼎有還參加了民兵，村裏開會每次都參加，在最近一次減租清算鬥爭中起了骨幹作用，已被作爲幹部對象來培養，羣衆反映說：「當了一回兵就把人變了」，八路軍對他的教育眞是比父母還強」。另有一個劉煥卿是在閻錫山隊伍裏當了五六年兵回來的，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偷人家東西，愛賭博和串門子，家裏的幾十畝地只他六十幾歲的父親一人種，地鋤不過，麥子黃了也收不回來，老百姓說：「跟上好人出好人，跟上神婆會跳神。閻錫山就會統治壓迫老百姓，當兵下來的人和八路軍戰士可不一樣啦！」（劉鼎銘）

東北松江省賓縣工作經驗

一、關於領導和幹部作風與工作方法問題

新解放區工作開闢時期，領導的困難是幹部少，情況不了解，因而要求領導同志深入羣衆。但機關裏一切工作都迫切要做，因而開始談到下層工作，往往感到機關裏工作丟不開，但後來克服了這個弱點，領導幹部把機關工作佈置好了，放手交給留在機關裏的工作人員做，遇有重大問題時，再回機關或是用寫信及電話解決。

賓縣工作開始，曾犯了一個毛病，即是機械的搬用某些解放區後期的經驗，各部長嚴格分工，未能全力作羣衆工作，後經分局指示，確定黨委即是民委，民委即是農委後，才逐漸克服了這個偏向。同時，工作上首先抓住重心，組織了農工基本羣衆。

在發動羣衆的方法上，必須採取突破一點、培養幹部、擴展地區的方法。起初賓縣把若干老幹部平均分配到各區去，一區一個，結果派去的人整天忙着做一般財員工作，不能起領導與組織羣衆培養幹部的作用。接受了這個經驗，便採取可使某些地區暫時丟開而集中幹部先在一兩個地方工作，如先集中幹部到城府區工作，選擇了兩個最窮的屯子，在半個月內，經過減房租、算偽汚賬、分配給糧，組織了農會。這裏工作既做出成績，領導又取得了經驗，又發動了積極份子和培養了幹部，又影響附近羣衆，因而趁熱打鐵，便組織了大批積極份子，分佈開闢附近地區，也鍛鍊了新幹部。五天工夫，即與附近區聯合進行更大的鬥爭。在居仁三實等地區，也採取了「越島進攻」的方法，即是先選擇一個大部落，召集附近小部落羣衆參加鬥爭會，參觀講學習，突破了大部落，小部落也就隨之捲入鬥爭和組織起來。

在開闢時期，在沒有羣衆運動和羣衆鬥爭的情形下[illegible]必須一家一家的訪問[illegible]說明來意[illegible]打消誤解[illegible]重復教育，而且不一定能培養積極份子，必須大規模的公開號召反奸減租，[illegible]進行宣傳與鼓動，在羣衆會議上大家爭着講話，情緒很高，容易發現一般問題，而且必然會出現一些積極份子，然後到他家裏和他談，培養他們，就容易發動。但必須注意，一般號召後，必須着重基本羣衆，在發動羣衆中，必須細密的進行思想教育，曾經有些幹部住房子找糧戶，其理由是好辦，吃飯找糧戶家，理由是接近窮人，供飯不困難，結果是多接近糧戶，少接近窮人，多聽糧戶的話，少知窮人的痛苦，[illegible]幹部對窮人家訪問時，糧戶跟在後邊，因而使窮苦農民不敢接近，因而該縣訂了一條規則：幹部下鄉不吃糧戶飯，不住糧戶房，專找窮人家住吃，給他們以食宿金。開會時，應只召集農工基本羣衆參加，而在個別關係教育時，應親自住在窮人家，以便隨時和基本羣衆與積極份子深談。同時，賓縣赤貧最多（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他們要求改善生活最迫切，是鬥爭性最強的羣衆，必須依靠他們的發動與領導鬥爭，從而必須首先了解他們的要求，首先發動與他們有關的經濟鬥爭，用減租來活動羣衆，這是對的。但必須看具體情況，有的同志死記着這一條，到了一個屯子，只找租戶佃戶，而這個屯子的佃戶數目不多，又多是中農或富農，在這種情形下，就不會有大的羣衆運動。因而必須首先注意赤貧戶的要求，如反奸清算、減房租（赤貧雖無地，但住的房子要減房租）、算偽汚賬、算勞工賬等，只有這樣，才能發動赤貧，把運動開展起來。

二、怎樣對付反動份子的破壞

部，反動份子最怕羣衆起來，最恨新起的地方幹部，他們在羣衆未翻身時，向不關心某某人吃烟賭博的事[illegible]，一方面要揭破這些反動份子的陰謀，同時警惕一切幹部和農工會員不能違犯一點，以免反動份子藉口，農會和自衛隊訂了這樣的公約：（1）不要下面這些人當會員或隊員：一、漢奸、偽官吏、警察、特務，二、土匪、兵痞、流氓、小偷，三、吸大烟、抽料面、扎嗎啡的，四、不種地也不做工的。（2）會員和隊員不能動刀子、兜洋撈、賣賬、耍賭、吸大烟、嫖子、拉幇套、做尾工。

反動份子一方面專找農工會幹部的毛病，實際上又千方百計地製造這些毛病，以便陷害他們。把幹部請到家裏，再三說：「你辛苦了，眞能幹。」他一定要殺個鷄，弄兩壺酒，但是吃過之後，他却到處宣傳，說某某主任或隊長[illegible]，幹部才知道上了當。[illegible]許多人說：爲什麼以前不請現在請呢？[illegible]手段。[illegible]要飯的（乞丐）走門口過他不給一點，而[illegible]常大魚大肉[illegible]不受任何禮物[illegible]不吃他們的飯。反動份子用這些方法收買後，又嚇唬說：「中央軍來了殺頭」，大家又都一致表示：我們團結起來就有力量，無論他們怎樣恐嚇也嚇不倒我們。」城廂區訓練班上，農工會員討論出幾句口號：「嚇不了」、「嚇不倒」、「買不動」，這些口號爲全縣會員所接受與牢記。

在縣上未派幹部去，或工作薄弱的地方，反動份子爲了對付農工會，便推一些人出來成立假農會，把大批武裝安上人民自衛隊的名字，進行了一些只鬥匪霸富農不鬥漢奸惡霸的「鬥爭」。

莫斯科廣播

周恩來同志指出時局特點

國內戰爭日趨擴大

法西斯派使用暗殺圖鎮壓民主運動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十三日在南京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如下：中國目前局勢的重要特點是：（一）國內戰爭日趨擴大，（二）對民主人士的血腥暗殺。我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如下聲明：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造成普遍的國內戰爭，大規模的戰爭已在四條戰線上開始了：（一）中原戰線：國民黨軍隊早已開始進攻與圍殲我中原軍區的新四軍部隊，國民黨軍隊在上月三十日佔領宣化店之後，我軍被迫離開平漢線，而現在我們仍在遭受追擊與進攻。（二）山東戰線：國民黨五個軍十五萬人已沿膠濟鐵路大舉進攻，其淄縣向西侵犯之第八軍已與由濟南東攻部隊在張店會師。（三）蘇北戰線：國民黨十一個軍與地方部隊現在向三個方向上發動進攻。（四）山西戰線：胡宗南的第一軍已於七月三日渡過黃河，與閻錫山部隊會師，佔領聞喜。這些情況如果任其繼續下去，中國華北及華南其他地方很快會捲入戰爭，我們要求國民黨當局馬上向其各地指揮官下停戰命令，不然國內戰爭擴大，國民黨應負全部責任。

對民主人士的暗殺已經次發生，在不久的時間，連續發生兩次在昆明的民主同盟領導人李公樸與中國著名教授聞一多都先後為國民黨特務暗探所暗殺，李公樸逝世後過了四天，聞一多繼被暗殺，這兩次暗殺都是預先準備好的有計劃的政治暗殺事件。這種血腥暴行如果不即刻加以制止，其他各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可能發生暗殺行爲。從此種行爲中得出結論，國民黨法西斯派的鬥爭手段是如何卑鄙下賤！他們對和平民主運動的個別代表或團體使用暗殺的辦法，企圖消滅鎮壓這種運動，國民黨如果不採取辦法取消這種萬惡的法西斯政策，取消秘密警察，那末政治談判是浪費精力。

民盟領導人號召

為和平民主而奮鬥

掀起廣泛民主運動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士指出中國目前局勢日趨緊張，中原、蘇北、山東、山西等地反動份子，利用美國大砲與飛機進攻中國的民主力量。暗殺李公樸是全國展開反動總攻的信號。總盟領導者在李公樸死後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中國一般政治情況的宣言，與回答記者的發問。民主同盟要求國民黨政府執行政協全部決議，要求政府担保個人自由與生命安全。沈鈞儒在上海對記者說：暗殺李公樸是反動派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陰謀。該發言人指出國共談判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反動派撕毀政協決議。民盟所提出的以和平方法停止內戰的方案，已完全被國民黨所拒絕。民盟的要求受到全國人民的尊重與響應。中共會不止一次地準備接受民盟的建議，作爲協商政治問題的基礎。此次民盟的建議已得到國內廣泛的響應。民盟領導人號召繼續爲和平民主而鬥爭，國民黨反動派是不能嚇退中國民主力量的，中國人民將起來爲這一正義事業而奮鬥，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廣泛的民主運動。

民盟中常委梁漱溟氏

爲李聞被暗殺提出抗議

大聲呼籲取消特務機關

（新華社南京二十日電）民主同盟中常委梁漱溟氏，頃爲李公樸、聞一多暗殺案發表談話稱：在當前政治鬥爭上，的確他們是被國民黨特務殺了的。他說：當李公樸暗殺案發生時，社會上或者還有些人不完全相信他會犧牲，現在聞一多暗殺案繼之發生，恐怕任何人也都可以明白了。李先生是民主同盟中執委兼民主教育運動委員會副主委，聞先生亦爲民主同盟中執委兼雲南支部常委暨宣傳部主任，兩位都是站在民主陣線最前面的。試問這不是政治上的鬥爭是什麼呢?!即使在國民黨方面，恐亦無法自圓，如若有抵賴推諉，亦適成笑話而已。梁氏續稱：在李案發生時，我們曾說過祇向社會申訴，不向政府抗議的話。現在聞案繼之發生，我們認爲非向政府抗議不可了，我們抗議政府允許不允許人民在政治軌道內有其政治活動之自由？梁氏憤慨的說：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淨殺絕，就請早收起民主憲政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如其還有意實施憲政，那麼對於合法的政治活動爲何不予保障了？假如保障不了，何必高踞政府之位。如其承認還實行憲政，並承認還要負保障之責，那就從眼前的事來證實起。我們要從眼前的事情上來看政府的誠意，一方面要從眼前的事情上看政府負責不負責，另方面還要督促他取消這種特務機關。梁氏續說：政府口口聲聲要各黨派參加到政府裏來，但同時卻使特務機關監視我們，威脅我們，試問我們怎麼能參加呢？至此梁氏忠告國民黨當局稱：特務機關不取消，民主同盟寧不參加政府。最後，梁氏表示：我個人本想要退出現實政治，努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殺完，我在這裏等待着他。」

蔣軍一個軍抵秦皇島

揚言將進攻熱河

（新華社熱河二十日電）國民黨五十三軍周福成部已於本月十二日乘美船十九艘抵秦皇島，內並有美軍一隊。該部抵秦皇島後，揚言進攻熱河。五十三軍係五月底由海防乘美艦運往廣州，六月下旬又由廣州運往上海。

蔣軍在冀東征糧征稅公開搶掠

（新華社張家口二十日電）冀東區各地蔣軍爲擴大內戰，近正向各地徵糧徵稅，甚至公開搶掠。在順義、通縣等地徵收麥子，每畝地徵收十斤到二十斤，甚至有每畝地徵一斗至二斗雜糧者，每五十畝地徵大槍一枝、玉米六十石，如貧戶不足數者，則每畝地拿七斗玉米買子彈。每七頃地要出一個兵，每畝地平均要出「建築費」一千元，磚兩塊，每天大村出八個工，小村出五個工。迎接國民黨軍官要出「歡迎費」，每畝地平均二百元。在昌黎縣，還有「土地所得稅」，即按地價收百分之五十的稅。國民黨順義于縣長（漢奸）帶領偽保安隊及蔣軍一萬七百多人，在六月十七、十八兩天，不僅在本縣搶去六百七十七石，而且在鄰縣—三河、武清、香河等縣搶去四百六十九石。寧河蘆台頭軍六月二十日包圍後溝楼泊村，一次搶去牲口一二零頭，全村一四零戶，僅家餘糧全搶光，共裝大車七輛，臨走向群眾說，每頭牲口要一百萬元才能贖回。又據豐潤報告：二十個村莊的調查，被蔣軍搶去糧食三萬餘斤，豐南頭軍搶去新麥十餘大車。

昆明籠罩悲憤空氣

彭學沛竟表明願將保護人民生命安全之責讓給外國人

（新華社十九日電）南京訊：聞一多李公樸兩氏遇害後，昆明全市已爲悲憤空氣籠罩。在南京「殺人犯」政府統治之下，人民生命自由毫無保障，潘光旦教授等被迫，不得不請求美領事館予以保護。南京外籍記者對此曾於十七日向國民黨宣傳部長彭學沛提出質問，彭竟恬不知恥的稱：「可予以其本人所希望之其他人保護」，意即表明願意將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之權責讓給外國人。

蔣機侵入延安上空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昨日上午十一時，有國民黨徽號的單引擎美造戰鬥機兩架竄擾延安市上空，在兩百公尺低空盤旋偵察後，始向西南方面飛去。按自國民黨反動派志意擴大內戰以來，屢派飛機騷擾，延安從五月十五日以來共出擾八次，出動之飛機十五架。

周恩來同志飛開封

視察黃河工程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據中央社十九日滬訊：周恩來十九日晨，偕秦德工程師聯總滬分署助理署長普來飛開封視察黃河工程，日內仍將返滬，續與行總商談治黃工程問題。按：周恩來同志及成潤，係於十六日下午由滬飛抵京。

上海文匯報

被迫停刊一週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滬訊：此間文匯報因平日持論公正，爲國民黨當局所忌，十七日本市警局以警備司令部命令，藉口該報議論治安機關並曾刊載一警察訴苦之稿件，令停刊一星期。

也有一些流氓小偷，假借名義，偷偷的敲竹槓，勒脖子，這些事情，會引起社會的不滿，因而當我們的幹部去了之後，便先發動和組織基本群眾，把假農會假自衛隊鬥倒，同時處罰一些假借名義欺壓民眾的壞蛋。

三、改造政權問題

改造政權的方法，一般說有下面幾個：一是派人接替，除舊提新；一是教育調整改造；還有一個是發動群眾，從群眾中產生幹部，改造和充實政權。這三種方法，根據經驗，開始時相互運用，一般是上層負責人派人接替，機關職員教育改造，至於區村長這類行政幹部，派又派不出，訓也訓不好，只有發動群眾，徹底改造，群眾發動起來以後，才能談各級政權普選。

在群眾未發動起來時，最好先不派外來老幹部上做行政幹部，因爲這時候只靠派一二個外來幹部去工作，也不會做好，反會引起群眾不滿。這時，應首先發動群眾，實際上當群眾發動組織起來，群眾武裝也有了的時候，農會和自衛隊事實上成爲最有勢力的機關，這個機關從人民中產生，爲人民服務，受人民擁護，而又是權力機關，這時候，對舊政權人員能改造的改造，不能改造的群眾就不會要他。

四、關於組織群眾武裝問題

賓縣各村群眾存在着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即是漢奸、特務與某些反動地主結合魚肉人民，反動勢力掌握着武裝，我們的部隊採流動駐防，農民手無寸鐵，不敢大膽與反動勢力鬥爭，群眾的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分開拓地及反漢奸運動不能很快深入和廣泛的開展，因此要使群眾運動順利開展，必須解除反動武裝，武裝農民，只有農民武裝起來了，才敢進行反對有武裝的反動勢力的鬥爭，才能開展深入的經濟和政治鬥爭，這就叫做以武裝群眾的反對武裝的反動勢力。滿井村就是這樣發動群眾的。靠部隊外力的幫助打散主要股匪，把反動勢力掌握的槍枝發給農民，部隊掩護民運工作幹部開展救濟運動及分敵產工作，這樣，在三五天之內發動了部份群眾，發現了積極份子，抓住機會，不斷教育農民了解武裝的重要，要把反動勢力的槍拿下來，我們窮人拿上，這樣才能使窮人有力量，不再受騙。

群眾開始拿槍時，感覺孤單，便積極的再找別人，專找貧苦的成份，專找窮人團結的人，後來武裝就多起來了，便成立人民自衛隊。

這時候，政府出佈告，限定地方槍支一律交給、驗槍，人民自衛隊執行，這時候把什麼都交給人民自衛隊辦，自衛隊掩護農會幹部，農會幹部自己也拿上槍枝，農會會員和自衛隊成了地方上最有力的機關，因爲他們不僅是廣大群眾自己的組織，而且有武裝自衛的力量。

滿井村經過這樣的鬥爭，附近十里二十里都可出去工作，有自衛隊掩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反動勢力沒了槍，農民也就敢深入減租，農民說：「連槍都要出來了，租還不敢拉」了

身在東北反動份子有武裝的情況下，發動群眾，一般地經過了這樣幾個步驟，即是首先進行經濟鬥爭，在鬥爭中武裝積極份子以及群眾，解除反動武裝，發動群眾轉入深入的經濟和政治鬥爭。

沒有經過經濟鬥爭發動群眾的只由部隊加委或發槍的武裝，一般說是靠不住的，因爲在這種情形下，基本群眾不是爲保護自己已得利益或者激於翻身而武裝起來，至多不過防匪，而防匪的要求，在農工群眾並不迫切，結果其領導甚至會操在反動地主手中，變成胡匪隊伍，不是群眾發動的武裝。

另一方面，也必須反對等待廣泛深入鬥爭後才武裝群眾的偏向，這樣就不易發動群眾深入鬥爭，又不易開展發動，必須及時解除反動份子的武裝，武裝已起來的積極份子和群眾，並發揚群眾爲切身利益而鬥爭的勝利信心。

今天的農民武裝多採取人民自衛隊的組織形式，自衛隊大部實際上受農會之領導，一切把槍枝給未改造的村政權都是危險的，把辦理槍枝作事交給未改造的政權辦也是不妥當的。

執行群眾路線的模範

—記合江省賓縣縣書馬斌同志—

東北合江省賓縣中共縣委書記馬斌同志，領導賓縣的群眾工作，成爲東北的模範縣之一。馬同志在滿井工作時，群眾怕漢奸惡霸的武裝，不敢大膽的起來，他便根據這種狀況發動農民，首先解除漢奸惡霸的武裝，組織農民武裝，群眾有了武裝，即大胆進行反奸清算運動。由是得出經驗，在東北漢奸惡霸擁有大批武裝的條件下，開始進行經濟鬥爭，就必須組織群眾武裝，解除反動武裝，然後更轉到深入的經濟和政治鬥爭。在縣級機關初建立時，有些幹部覺得機關工作沒作，放不開，不願下鄉，而他卻把機關工作放手交給幹部，自己則下鄉工作。有些幹部下鄉後，住在偏戶家裏，以致和貧苦農民不能接近，他下鄉後，則住在最窮苦的農民家裏，吃飯照給糧食菜金，他學會了群眾的語言和生活習慣，和農民在一個炕上商量和領導進行減租反奸清算等運動。一次他在城關工作，因爲住在貧苦市民家裏，就發現並發動了減房租的運動。去年冬天，縣城的貧民沒有柴火，他便組織砍柴隊，親自帶領貧民到山上砍柴打狐子，並宣傳將森林的採伐權交給農工聯合會。他善於發掘群眾的積極性，如在滿井分配穀糧時，發動群眾自己議，自己分。馬同志有這樣的群眾觀點和群眾作風，一致博得全縣人民的愛戴。去年過舊年時，四鄉群眾在冰山雪地中，扭了野羊等送給他。當他去某些不很安全的地區工作時，群眾自動的輪流放哨，加以保護。馬同志知識份子幹部，過去曾在中任縣委書記，去年十一月到松江區政治部任民運部長，隨軍在賓縣一帶進行群眾工作，因與當地群眾發生着切聯系，本人又要求做下層工作，隨被任爲賓縣縣委。中共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發表社論加以表揚，介紹了馬同志的群眾工作方法和作風，號召各地幹部向他學習。（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

血淚話寧武

雷行

高大鼓樓的牆壁上，出現丈方黃色大字「親日滅共」。這是日寇盤據寧武時寫的。可是在日寇投降後將近一年的今天，它依然刺目地招搖着路人。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陰曆——以下同），日寇鐵蹄踏進寧武，潰散的「晉綏軍」，喝乾人民脂膏後，把人民拋撇在水深火熱中。十天後日寇退走，時間不算長，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兩千多生命喪在日寇屠刀下。西關唐金娃一家九口人，只剩下他一個孤零殘年者未死。許多老夫老婦，都是關在房子中，集體被刺刀通死的。當時哭娘喚爹的嘶喝聲，震撼大地，眞使太陽都變了顏色。

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日寇第二次踏進寧武，曾遭到一次堅硬的抗擊，三月初被八路軍打得狼狽逃竄。但是就這樣，五百多生命，又在敵人刺刀下喪命。九月，敵人再動大軍又侵佔寧武，當時因國內國際形勢變化，一直盤據到今年五月——閻錫山挽留未走。漫長的歲月，任人宰殺搶掠，同胞們的生命財產，該有多少損失啊！

苦難中的同胞，今天盼，明天盼，盼，盼的眼淚都乾了。好容易有個去年的九月十日，「無條件投降！」一聲音從傲慢的敵人口中喊出。接着二戰區來了，投降者駐防不動，只把寧武的「黑不浪」（偽軍）調到太原，靜樂縣的「黑不浪」調來寧武，牌號變成「省防軍」。大漢奸殺人魔王劉逆鴻，則當飛敵人的煤礦警察大隊長、寧兵隊長特務隊長，現在又幹起閻錫山的敵工大隊長，依然穿便衣，依然到處燒殺搶姦。當時的情景：投降者——日本大米白麵、豬肉、雞肉，吃的油頭肥腦，傲步街道上，隨意打罵，不減當年威武；閻錫山的士兵（連收編改編偽軍在內），十粱黑豆；每天由斤半改一斤，十四兩，十二兩……慢慢向下減少。一枯瘦的軀殼走在街上，得向投降者敬禮，一不小心，巴掌無緣無故落在臉頰。這與敵人佔領時有什麼分別呢！群衆明亮的眼睛，一看便預兆着苦難不會取掉。

果然不錯，比敵人佔領時更可怕，遠的不說，單就說最近吧：

從今年四月十二日開始，在城周圍大興土木，挖壕溝、修碉堡。城關加錫方口一共四個街公所，每個街公所一天要五百個民夫，共兩千人，集中到城附近挖呀刨呀。良田變深溝，汗滴壕溝土，誰不傷心呢。從十二歲起，小孩每天得交七塊磚，婦女交十五塊，男人交卅塊。許多懷孕母親，因爲積磚把未彌月的胎兒墮落田間而死。古寺舊塔，無數被拆毀。不但是磚鋪用呀，單城牆上就有三十多個碉堡，加起城外及車站的，足有七十多個。這些碉堡，無一不是用磚砌。要磚遠的沒辦法，含着眼淚推倒自己的屏壁，或翻起磚鋪地。南城牆外，那麼一大片房子，悉數被拆毀，說是怕八路軍爬城。當時哭喊受凍的可憐人，哭哭啼啼被驅趕進城，慘情誰聽到也要寒心。但是他們和城裏受難者一樣，日夜得蜷伏在城上支差。東街郭金娃整整四天四夜沒有下城牆，因為乾糧吃完到家取一次，被打八百軍棍，大腿兩塊碗大的黑血淤積，痛的他不能行動，第二天又喊他支差。有良心的閭長李順喜，不忍把金娃送死。無奈自己便吞食大烟死在街公所。

可是貧苦的居民呢？也難逃派差上吊自殺。貧苦的居民，多靠擺設小攤擔販爲生，一天吃一天，如今貨物來路中斷——誰敢把物品向寧武城輸送，西關胡甲福因爲從解放區給大家糴回一些糧食，被關進監牢裏，在監牢裏用刑刀刺死。據俘虜省防軍迫砲排長賈德厚稱：解放區老鄉到寧武來賣雞蛋、賣菸絲——被扣留叫當兵，不當兵就是偽裝份子，要關在監牢、暗殺。是的，我從一堆亂紙中，曾發現有這樣一個代電：「寧慰字第八號，三十五年六月八日，事由：爲電報叛犯劉丑娃曹旺槍決由。」什麼寧慰問小組組長張桂芳，委員錄日隆等七人，「領導鬪爭團下鄉工作，至石鐵上村扣獲叛民兵隊長曹旺、鄉自衛分隊長劉丑娃。於本日上午九時執行槍斃。」一個小組長就有權力殺人，還是閻錫山的法律。我軍進城後，打開監獄，釋放出七十多名奄奄待斃的犯人。但是找不見我們的武工隊員王光等七位同志。[illegible]不環境緊張後，一天黑夜被拉在延壽寺暗殺了，我們到處覓找屍體，至今找不到。看到的是群衆血一把淚一把的哭訴他們的遭遇：[illegible]炭生活的趙四項，拿錢買不到糧食，迫其無路上吊自殺；李起德老漢六十多歲，在城牆做工四晝夜，日曬雨淋，饑渴受餓，現在命危旦夕，臥病不起。張娃沒有吃的上吊自縊；任銀生幾乎沒有粒米下鍋。上吊、跳井、餓斃、臥病……誰把寧武城今天能統計清楚呢。當我軍進城後，在一幢關子裏發現王純夫婦一對屍首還懸在繩上，水井裏也發現不少屍體——死的人是太多了！難怪老鄉拉住戰士們的手說：「好同志，你們再遲打幾天，寧武就不知要死多少人！」又難怪他們那樣狂熱的歡迎我們，黃枯的臉上，露出無限感激的笑容：「這一下好了，第一，先不會死了；第二，再不支差挨打了；第三……第四……」他們數着說不盡的感激。

「陳先生喜笑了」

落楓

一天，邯鄲市開會鬥爭焦作的漢奸頭子惠爾功，完小有一位教員陳先生，平時聽人說「鬥爭」，心裏就會怕，不想參加，但怕同事們笑話，勉強進了會場，心裏在想：「要是亂打起來怎麼辦？」他躲閉在人羣後面。

說理鬥爭開始了，出他意料之外，並沒有打，卻一個一個倒起「苦水」來。陳先生便慢慢擠到羣衆前面去聽「苦水」，越聽越苦，當一位工人的母親，白髮披頭的老太太哭訴他：一家九口人，因為漢奸扣工資，百般虐待，給餓死了三口，五口出去逃荒，到今還不知是死是活！陳先生點一點頭，心裏說：「惡霸眞該殺！」鬪完會，他回到學校裏，同事見他面色很嚴正，他拿起筆寫感想：「聽到吐苦水，實在人心傷，惡霸如虎狼，弄得人死亡！他們來出氣，實是理應當。」

陳先生家住的村子裏，也在清算漢奸惡霸，陳先生雖說是個中農，生活還過得去，但他也受過很多惡霸的氣，這天他在本村參加鬥爭惡霸的會上，又聽到一個個訴起苦來，訴到痛處，他也忍不住了，捲起長袍袖口，像在課堂上講書一樣訴起苦來。鬥完會，大家看他很能說理，選了他當清算委員會委員。還一天，他走回學校，同事們看見他像有了喜事似的，就問他，他哈哈的笑着高聲：「參加鬥爭，一幹就不怕，眞理只一個，今天還怕啥？！」

消滅了反動派再回家

敲着鑼，
打着鼓，
胸前戴朵光榮花，
不是好鐵不打釘，
當兵要當八路軍。

母送子，
妻送郎，
送郎送到大道上，
不說長來不說短，
消滅了反動派再回家！

（西）

楡樹灣的今昔

劉曜

河曲河西移民韓二仁，談到頑固軍破壞咱們農村時，他說：「隔一道黃河就是兩個世界，河西楡樹灣是咱河曲四區的一個村子，我知道，民國二十八年還有二百三十戶人家，六百八十口人，開煤窰二十四座，每天能出炭一千八百多馱，油房、酒房好幾處，街上有二十來個大小買賣，賣豆腐的就有十大家，那時楡樹灣的老百姓日子還過的不賴。民國二十九年閻錫山委派了個特務縣長朱五美紮在郝鐘，不停的向老百姓要糧、要款、抓壯丁，給楡樹灣一村，四個月就拔兵三回，五年功夫，就把楡樹灣搶刮的不像樣子了，現在全村只有五十九戶人家，一百七十八個人，還都是些跑不動的婆姨娃娃老漢，壯年人都逃命去了，逃來咱二區的就很多。楡樹灣的老百姓窮得要命，男人們只有兩件稀爛的皮襖皮褲，冬天毛朝裏，夏天翻出來，婆姨們只穿個爛褲子，娃娃們都是赤條條，有好多人家兩三個月不見米，拿上野菜楡皮充飢，街上的買賣都倒塌了，只剩的兩座炭窰。……」他講的句句話，都使聽的人傷心流淚。

漫談「老婆嘴退租」及「土地和它的主人」

力群

近半年來，我搜尋的看了一些土生土長的作品。也看到了一些出色的短篇，她像春天出野裏的小花，悄悄的開放着，一朵又一朵，愛好文藝的人看到了，就滿心歡喜。這悄悄地開放的小花，雖然小巧，却怪可愛，我說這樣的小花也多開一些吧！因為她開的多了，就會繁榮我們的文藝陣地的。

我覺得發表在「人民時代」二卷二期上，東為同志的「老婆嘴退租」，正是這小花之一朵。東為同志的這個短篇不滿四千字，寫的那麼精緻，富有感染力，使我緊張地一口氣讀下去，每到帶有幽默意味的地方，就逗的我獨自發笑。

「老婆嘴退租」給與了我們什麼呢？作者在短短的事變過程中，生動的刻劃了一個人物——老婆嘴。這個人物有血肉，是我們看作為地主的老婆嘴，是多麼的狡猾的啊，他是多麼詭計多端呀！他把答應退給佃戶的租子，偷偷的隨走了。忠厚的老佃戶，一不小心就要上當的。老婆嘴不是什麼大地主，但他卻幾乎代表了所有地主的特質。作者寫出這樣的人物，而且寫的這麼生動，對於群衆和地主做鬥爭是有教育意義的。

作者反映在這個短篇裏的群衆，同樣生動，而且也不弱的是已經覺悟了的群衆，他們起來了。佃戶趙光裕，正是群衆中的一個最出色的代表，他富有階級意識，因此他就能表現的不妥協，聰明，機警性高，積極，因而他也就不會上當，終於是他把被騙走的糧食破發了。我們從事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出：鬥爭的進行就在教育着群衆，鬥爭使得群衆更加覺悟更加團結，在鬥爭中也更加能夠撕毀地主的「威嚴」和偽裝，使他原形畢露，讓群衆的徹底認識他。所以在事變的結局群衆說：「哼！我們可看到你骨子裏了。」

其次，這個短篇使我愛好的是：全篇的結構緊嚴，沒有平敍使人厭倦的描寫，事變人物的性格都在行動中刻劃，使讀者難於找到破綻，又那麼合理。舉個小小的例子來說：光裕[illegible]……小村子裏有人[illegible]，偏偏牛在村口不走了呢？為什麼？有道理，因為牛是跟財主家的，「牛走到張財主家門口，認定老家不出村。」所以三老漢就說得的用力吹，結果「蘑菇了有一頓飯工夫」，終於被光裕發現，這是多麼的合理近情，多麼的眞實有力。

此外，這個作品使我滿意的是：作者還從民間吸取了很多活的語言，這個新鮮活潑的語言使他的文章大有光彩；而減少了知識份子氣。例如開頭描寫老婆嘴時寫道：「他覺得那些莊稼人手中打土坯牆的人，成不了個氣候，不待他們。」又如「那付鐵嘴鋼舌叮叮噹噹響了一陣，」都是很新鮮的語言。

我要特別提明的是：我最喜歡作者的對話，作者幾乎通過對話而使人物的性格凸出的，處處都生動人，切合身份，有的時還富於幽默感。例如其中一節說：

「突然，『嘩啦』一聲，把通訊員驚醒了。他翻身跳下炕，看見門口有個人往外走，他搶前一步，提住那人說道：『好你老婆嘴，我就知道你要逃跑！』仔細一看，原來是王雙印，在門口跌倒把磚和磁罐子攜了，老婆嘴卻在裏邊說話呢：……

『我要想跑，有幾個王丙紅也跑屎了，看把你嚇的，財主再說也不會跑，不放心就上鎖吧！』」

另一節如「開開門，王雙印提了個燈籠，漢奸來喊道：

『爹爹，爹爹，咱家後園子的窖，叫偷穀賊挖開啦！』

『好我的孩嘞，丟了糧沒有？』

『丟了個光打光，快去看吧！』」

這些對話是多麼幽默，多麼富戲劇性。老婆嘴裝的眞是像呀！此外三老漢說的話和光裕說的話都是寫的很好的。從這些對話中我們看出作者是相當熟悉農民的。

東為同志在「人民時代」二卷一期上還發表過一個短篇——「土地和它的主人」。這篇東西在語言和對話上也寫的同樣活潑動人。第一段和第二段都寫的不壞。但就全篇的結構來說，寫的不如「老婆嘴退租」寫的緊嚴，八路軍何時到來也沒有說清楚，王海生的孩子也和老婆敘到應該是第三段，就王海生因，其實應到團圓，乎不見了王海生的有大團圓才能顯出王海生在新社會裏翻了身的快樂繁榮的家庭氣氛。此外，我覺得王元和馬久德在一二段就能出現也更好。

這篇東西最大的缺陷是：照第三段的處理土地問題。王實未生兒太便宜了的地主半盆周。王海生的五垧打上鐙鋪也找不到的好地，明明是半盆周依勢訛去的，把王海生關在牢裏逼去頂了二石欠租。今天共產黨來了，窮人翻身了，反要[illegible]王海生擺上酒菜請來半盆周，托人從中說合，願再出兩石糧食買回，而半盆周還大擺其地主的臭架子……。我看到這裏，眞看不下去，要為王海生抱不平，覺得他也太濫和太軟弱了，那個農會小組長也頗沒立場，老實說，一文錢不出把五垧地要回來也夠便宜地主了，因為這個地被半盆周霸佔去（簡直是搶去的），已十幾年啦，這十幾年來租地的人還是王海生，想想吧：十幾年來由這五垧地所出的租子有多少，當然不在兩石以下吧，而今是應該好好的算一下這個老賬的時候了！然而作者竟那樣不合理的處理了這個問題，說是農民翻身了，而半盆周還那麼架子大，使人眞是看不慣。老實說今天的佃戶——被人家壓迫了多年的佃戶，實在不應該再是這樣了。我覺得這個缺陷是大的損害。因此這兩篇比較起來，我特別喜愛「老婆嘴退租」，也許是一種偏愛吧，好是否當，祇以一種文藝愛好者的資格，說出我的意見，隨便的談談，高見，我想引起討論，對大家的文藝工作是有幫助的。